

临海泥塑及其乡土文化内蕴

■ TEXT / 夏 展 徐海军

泥塑艺术作为民间原始的艺术种类,是一门朴素而古老的艺术创造形式,远在上古洪荒时,便有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传奇。由古遗存至今的泥塑制品,丰繁而多样,从宗教奉祀到案头供养,从时节陈设到孩童玩耍,遍布全国主要的农耕地区,各地都有独具地方特色的民间泥塑。目前在江南一带,典型的民间泥塑原有无锡的惠山泥人和嵊州泥人两种,临海泥塑是在近年来的浙江省民间艺术资源普查时,才得到发掘认可,其凭着精彩的作品,被誉为浙江省民间泥塑体系中的新属种,主要流传于临海东南一带。临海泥塑与江南一带的其他泥塑相类比之下,独有造型硬朗而大方,浑朴逼真具有浓郁而独特的地特点,完全不同于惠山的戏文泥人秀美甜润,造型圆润而色泽典雅,或嵊州泥人多以夸张变形手法造型,呈现粗犷随性的形象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民间美术总是与地理条件及地方民俗文化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临海的泥塑作为土生土长的地方文化形象载体,作品体现出稳定性地域的特色,反映了临海的风俗民情及当地民众的审美经验和价值取向,蕴涵着山海灵气的硬气精神,自有特别的美学价值。其具有独树一帜、丰富又综合的艺术形式,大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探讨其乡土文化内蕴。

一、精湛出色的技艺传承

临海泥塑据考证已有百余年传承历史,但台州的雕塑历史最早可上溯到隋代,如天台的国清寺线刻菩萨像;唐代台州开元寺的思托和尚,所做的鉴真干漆夹苎坐像,开创了日本雕塑的“唐招提派”,思托和尚被誉为台州雕塑的祖师;宋代台州一带的雕塑进入辉煌时期,因佛教寺院庙宇的兴盛,信教群众的增多,现各地都有造像遗存;此后各处的宗庙祠堂都需塑像,使民间的泥塑随之发展兴旺起来,但其后由于各种现实原因,现技艺精湛的泥塑传承人,唯以朱吕贵老先生为代表,朱老先生的祖父辈皆擅作泥塑造像,其自幼耳濡目染,少年时便随其兄遍游邻县各地,装塑神像为业,在家曾以塑泥像、戏帽等为生,后尤爱制作戏文泥人,塑像不大,眉目刻画却精致传神。临海泥塑流传的一带,为内河集镇,当地多海涂,资源丰富,朱老先生就地取材,泥塑就采用当地沿海平原地表下深1.5米的青丝泥土为主要原料,青丝泥细腻可塑性佳,经过轧泥锤炼、构思塑造对象,到制坯塑捏,借助手扦等工具堆塑造型、精抛处理并入窑定烧,最后赋彩装饰等工序加工而成。六十多年的创作,使年过古稀的朱老先生对这些工序驾轻就熟,技术精湛,能轻松熟练的化腐朽为神奇,变为心中的理想造型,朱老先生对泥塑的悟性和痴爱,被当地人戏称作“烂乌泥”。

二、脍炙人口的戏曲形态

朱吕贵老先生创作的泥塑作品所表现的都是广为流传、妇孺皆知的形象,如历史贤圣

人物或镇妖辟邪形象等,而以经典戏剧和地方曲目为粉本的泥塑造像最为出色。临海的戏曲杂剧孕育较早,据《临海水土异物志》等记载,戏曲的发展颇具特色,不仅是南戏的发祥地之一,也是我国古老地方剧种之一。到了传统佳节、迎神赛会、婚嫁、祭祀等时,各处村庙便搭台唱戏,热闹非凡。精彩的戏曲演出“歌舞合一、唱做并重”,感染并启发着朱吕贵老先生以此为粉本,凭着对戏文情节和人物形象烂熟于心,就着记忆便轻松地将熟悉喜爱的戏文人物以泥土塑形保留。其代表作品有京剧《汉宫惊魂》《十五贯》《白蛇传》《单枪赴会》《独角龙》《碧玉簪》《红楼梦》等。泥人形象塑造的爱憎分明、美丑易辨,作品虽然是寻常的泥制工艺,实则寄寓着朱老先生对除恶扬善、辟邪扶正、和合圆满的心灵感悟,寄托了对生活的乐观和对未来的美好想象,作品还具有以少胜多、形简意赅的戏曲形态效果和视觉艺术特色,又展示出装饰自赏的实用价值和民俗底蕴,并形成当地特有的文化特质,给不过寸高的泥人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。

三、传神率真的乡土气息

临海作为台州的千年府治,地处浙东滨海地段,负山枕海,有着悠久的传统文化和相对独立的地域环境,积淀和滋养了丰繁又别具一格的地方民俗和民间艺术,自然形成具有当地特色的价值观,自古临海人便有自强不息、崇尚气节的精神特质,处事务实兼容且开拓进取的文化观。临海泥塑根植于当地民间传统之中,保持着乡土文化本色,从泥塑作品的塑形和造势中就呈现了这一点。朱老先生在塑形上注重表现的既深刻又准确,形神毕现。善于挖掘人物的内心情绪,在刻画人物性格和把握形象特征上尤为出彩;五官塑造与神态表情把握到位、刻画入微,分外见功夫,完全不同与其他地区利用模具印制或模塑后修脸;形象或文雅、威武自有不同神韵;人物衣褶线条处理简练概括,与人物动态相妥帖。细腻的神态和形体的流畅大度,使人联想到依山傍海的风物民情,具有质朴淳风之美的流露。如《十五贯》表现了知府况钟乔装相士暗访娄阿鼠这一出,造型严谨,强化脸部表情,突出主要特征,抓住娄阿鼠的一惊一乍,把一个地痞赌棍的丑角面目刻画得入木三分,更衬托出乔装私访的知府一身的机智和正气,刻画得极为成功。

泥塑作品在动态造势的组合上显示了特别的美学价值,但又不是简单直观的戏曲模拟再现,而是对戏曲的定格,又是对艺术的再创造。充分吸收戏曲艺术样式的精髓,戏曲中“以虚拟实、以简代繁、以神传情”的艺术表现都被巧妙的引用到位。对戏曲的手势步法动势提炼的十分鲜明。多人组合的场面,讲究错落有致又别开生面,准确地抓住最具代表性的情节和人物动作,以点带面,捏的泥人神气“活”现,如《汉宫惊魂》中将多个人物组

构在三角形的空间之内,通过刘秀惊骇失措,忠臣愤恨抡砖,随从手形动势的穿插安排,加强对人物外形的体块感,概括的既生动又稳定,从而以整体的手法将戏剧人物的个性及其冲突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,紧张动魄的气氛呼之欲出,俨然是独立的微型戏台,给人以充分的美的享受和想象,自有一种山海文明的简洁、硬朗之美。

四、明快热烈的装饰趣味

作为民间美术,临海泥塑色彩搭配具有浓烈的色彩寓意和地方性格表现,符合当地人大方、热烈而又纯朴的审美观。泥塑作品上色按着“远看颜色,近看花”的诀窍,用笔老练大胆,追求吉庆喜艳。在视觉上,整体效果引人注目,充满了戏曲舞台的热闹高亢的气氛。作品用色纯度高,常以海蓝、正红、艳绿和亮黄为主调;在白底上以品色重彩描绘,发挥色彩并置的效果,形成强烈视觉张力。另外,配色按主观的理解安排,不拘泥于客观固有色,寓意鲜明,像海洋的蓝,不光明的黑,驱邪的红或富贵的黄相互搭配协调,根据人物身份、个性及社会属性来处理,是一种装饰性、理想化的色彩表达。如《十五贯》的人物用色,一人服饰为纯黑,另一为海蓝,穿插红与白,点缀绿和黄,让人看了过目不忘。泥塑形象的配饰道具:如髯口、帽冠、鸾带、背旗、垂穗等点缀精致并一丝不苟,文饰富丽与人物神情相得益彰,如《狸猫换太子》中人物神情顾盼,服饰点缀繁复不夺其态,富于装饰造型手段和构成的完整性,加之塑造琢磨光整,经得起细细观赏玩味。这样的赋彩方法也是节令和环境的需要,在展示戏曲故事,愉悦身心的同时,起到了装饰环境的作用。在吉庆时节的氛围里,陈设的泥塑作品带着热烈鲜艳的视觉效果,更给人喜庆欢乐的心理感受,传达出积极圆满和谐的民间审美心理。

这些优秀富有生命力的泥塑作品与地方戏曲相渗透融合,不仅是地方文化形象载体,同样承担了戏曲传播的功能,丰富和点缀了当地人民耕海作之余的生活娱乐,并呈现出土生土长的艺术感染力。从中可以感受朱吕贵老先生一直致力于泥人创作,不为世俗的浮躁心态所动摇,多年坚守。临海泥塑让人在色与感、形与势之间体味到临海民间文化的富饶和美丽,感悟民间艺术的博大精深。在继承和发扬民间文化艺术传统中,临海泥塑作为台州的一种乡土文化记忆,它的文化价值正逐步得到肯定和关注,另一方面,民间艺术赖以生存的土壤正日益贫瘠,生活方式的嬗变,使传统技艺后继乏人,面临各种困境。但在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扶助下,借着对民间艺术的合理保护和利用发展,将找到新的平衡点并焕发新的乡土魅力。

【夏 展 徐海军,台州学院艺术学院】